《山水清音 ——中国山水诗的产生与永嘉山水》

黄世中

"非必丝与竹,山水有清音。"

中国山水诗的产生,有一个很长的孕育过程,其催生时期约在魏晋。至谢灵运(385—433)出守永嘉郡,受永嘉山水的感发,始大量创作山水诗。中国山水诗的正式产生,与永嘉山水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(一)中国山水诗的孕育期:先秦两汉

一、《诗经》中出现描写山水的简略诗句

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三百》,汉武帝以后被称为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305篇,大约起自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,至公元前6世纪的东周初期,约500年时间。其中许多是黄河与江汉(长江、汉水)流域所采集的民间歌谣,是中国周代北方诗歌的代表。

《诗经》没有山水诗,大多是抒情诗。其中一些诗出现若干描写山水景物的句子,只是作为用来引发诗人情感的媒介,或作为比喻,或以之为烘染衬托。如《关雎》云:

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
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

这里鸠鸟的鸣叫,并不是诗人着意描写的景物,只是以雌雄双栖的鸟儿对伴侣的呼叫,引发诗人对一位贞静贤淑的姑娘的思恋。这在中国古代诗歌的表现手法上叫"兴"——兴发、引发内心的感情。

又如《桃夭》诗:

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
之子于归,宜其室家。

诗中对艳丽的桃花的描写,亦非着意于景物,仍然是因桃花的红艳,开得适时,触发诗人心中的情感——这个姑娘真漂亮,她嫁得很是适时。这里"桃夭"所起的作用,仍然是兴发、引发。

《诗经》中山水景物有时用作比喻,这种表现手法称之为"比"。

《小雅•节南山》云:

节彼南山,维石岩岩。(那座南山高耸险峻,峥嵘怪石堆叠如山;)
赫赫师尹,民其尔瞻。(尹大师何等威风啊,老百姓都盯着你看!)

此处南山之险峻,丛石之堆积,即用来比喻尹大师的威严刚愎,从而致乱。

又如《扬之水》:

扬之水,不流束薪。(又浅又缓的水波,漂不起束紧的柴木;)
彼其之子,不与我戍申。(我家中的妻子,不能同我一起来戍守。)

以流水之浅缓不能漂物,比喻自己与家中妻子的分离。束薪,缠紧的木柴,比喻夫妻的绸缪。

"节彼南山,维石岩岩";"扬之水,不流束薪",这两句虽然写到了山水,但其作用也只是比喻,山和水只是一种抽象物,非如以后南朝•宋、齐时期的具象描写。

《诗经》中"赋"体的山水景物的句子则更多,但往往只起着烘染衬托的作用。如《采薇》:

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。(回想当年离家时,杨柳枝儿随风飘飞;)
今我来思。雨雪霏霏。(如今我打完仗回家,雨雪漫天纷纷下。)

这里以"杨柳依依"反衬昔日出征时离家的痛苦依恋心情;以"雨雪霏霏"反衬今日回家的无比快乐。杨柳、雨雪都是抽象的景物,只是作为诗人心境的衬托,所谓"以乐景写哀","以哀景写乐"。(王夫之《薑斋诗话》)

又如《东山》:

我徂东山。慆慆不归。(我往东山出征时,长久不得归家;)
我来自东,零雨其蒙。(今日启程返家,绵绵小雨下不停。)

这里以"零雨其蒙"来烘染心情的渺茫。

以上说明三千年前的《诗经》时代,山水景物只是诗人抒写心中感情的触发点,或用作烘染衬托,或用作比喻,或用作起兴(所谓"赋、比、兴)。一篇中仅有两三个句子,而且山水景物只是一种写意,一种抽象物,不是具象化的极貌入微的刻画。因此,《诗经》中没有山水诗,虽然它已经有涉及山水景物的诗句,并借以抒怀写心、排解忧愁,但毕竟过于抽象简略,充其量只能看作山水诗的萌芽。如"瞻彼淇奥,绿竹猗猗"(《卫风•淇奥》),"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"(《秦风•蒹葭》),对丛竹的摇曳多姿,只是"猗猗"二字,于蒹葭的茫茫白色,,亦只"苍苍"二字概括而过,实在过于抽象简略,其景物之状貌,须借读者的生活经验、审美情趣的极貌拟想,才能具象化。

二、《楚辞》描写山水景物诗句的特点

《楚辞》比《诗经》晚出几百年,约在战国时期,其产生地在南方的楚国,故称"楚辞"。《楚辞》最主要的诗人是屈原(前340—前278年),其次还有宋玉等人。

中国南方的山水景物,远比北方秀丽,给予诗人的感悟也更多、更直接。但《楚辞》中仍然没有山水诗。但《楚辞》中的山水景物诗句亦具有自身的特点。例如《九歌•山鬼(山中女神)》:

若有人兮山之阿,(有一个人,仿佛在深山)
被薜荔兮带女萝。(身披薜荔,女萝带腰间)
既含睇兮又宜笑,(眉目含情,又笑容满面)
子慕予兮善窈窕。(你爱慕我,娴静而窈窕)
乘赤豹兮从文狸,(赤豹拉车,我带着狸猫)
辛夷车兮结桂旗。(编结桂枝,车上迎春花)
被石兰兮带杜衡,(身披石兰,杜衡挂腰前)
折芳馨兮遗所思。(折枝香花,赠我之所思)
处幽篁兮不见天,(竹林深处,终日不见天)
路险难兮独后来。(独自来迟,因路途艰险)
表独立兮山之上,(特立独处,我站立山间)
云容容兮而在下。(脚下乌云,夜茫茫一片)
杳冥冥兮羌昼晦,(山深林密,白日却幽暗)
东风飘兮神灵雨。(东风吹拂,飘洒着雨点)
留灵修兮憺忘归,(为等你来,我乐而忘归)
岁既晏兮孰华予。(年华既暮,实在难回转)
采三秀兮于山间,(采摘灵芝,我攀登巫山)
石磊磊兮葛蔓蔓。(山石堆叠,葛藤绕蔓蔓)
怨公子兮怅忘归,(怨你不来,我惆怅忘返)
君思我兮不得闲。(你思念我,何能不得闲)
山中人兮芳杜若,(我山中人,芬芳如杜若)
饮石泉兮阴松柏。(处松柏下,饮石罅清泉)
君思我兮然疑作,(你思念我,却疑信参半)
雷填填兮雨冥冥。(雷声隆隆,天阴雨濛濛)
猿啾啾兮狖夜鸣,(猿猴啾啾,猩猩夜哀鸣)
风飒飒兮木萧萧。(风声飒飒,林木萧萧然)
思公子兮徒离忧!(思念你啊! 我空自悲咽)

从《山鬼》全诗,可以看出以下特点:

第一、山水景物的诗句大大增多,全篇27句,一半以上描写景物,不再像《诗经》中的片言只语。

第二、景物描写不像《诗经》中抽象的写意概括,而渐趋于对具体、个别的景物描绘。身披薜荔,女萝作带;赤豹拉车,文狸从后;,而非抽象的说"美裳"、"丽兽"。处幽篁,立山巅;云茫茫,昼晦暝;东风飘,神灵雨;采灵芝,饮石泉;雷填填,风飒飒;猿啾啾,狖声哀.....无一不是个性化、具体化的描写。

第三、景与情和《诗经》相比,有进一步的契合交融。山鬼,山中女神,当是人间孤恋而寂寞忧伤之少女的变形。她在凄风苦雨、乱石堆叠山间,在雷声轰隆,苦雨连绵的时刻,在哀猿长啸、林木箫森的环境氛围中,独立山巅,眺望等待所思之人的到来,但对方却疑信犹豫,最终没有出现。诗中的山水景物描写,用以烘托"山鬼"的惆怅哀怨,自然景物已与诗人心中的情感融成一片。这不能不说是《楚辞》对《诗经》的一大超越。

《九歌》中即便短幅如《湘夫人》,亦已臻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:

帝子降兮北渚,目眇眇兮愁予。
袅袅兮秋风,洞庭波兮木叶下。

已经分不出哪是写景哪是抒情了。

第四、借景物以象征自我心志和人物事件,也是《楚辞》山水景物描写超越《诗经》的一大特色。王逸《文选》五臣注及宋•王兴祖注,都认为《山鬼》是屈原自伤诚信不能感君。山鬼出入乘赤豹、从文狸、结桂与辛夷作为车旗,实是屈原象征自己的高洁;处幽篁、路险难,则象征自己不得见君,谗言致填塞,难以心境;猿猴啾啾、风声飒飒、雷声隆隆、林木萧萧,又分明象征自己在深山之中,环境险恶,恐失其所。

《楚辞》对山水景物描写的四大特色,对后世的山水诗有着深远的影响,其以景物象征心志,托物言志,以物寄情,运用到《橘颂》中,则直接引发咏物诗的产生。但《楚辞》中的山水景物描写,仍然不能算作山水诗。

三、汉诗的借景抒情和汉赋的景物铺叙

汉代的山水景物描写,汉诗与汉赋各自分途。

汉诗继承发扬了《楚辞》中的借景抒情、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。可以汉武帝刘彻的《秋风辞》和《古诗十九首•明月皎夜光》为代表。

汉武帝刘彻《秋风辞》云:

秋风起兮白云飞,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
兰有秀兮菊有芳,怀佳人兮不能忘。
泛楼船兮济汾河,横中流兮扬素波。
箫鼓鸣兮发棹歌,欢乐极兮哀情多。
少壮几时兮奈老和!

此诗以秋风白云、草木黄落,抒发悲秋叹老之情,景与情融,极人生易老之感慨。此自非描写山水景物之诗。

《古诗十九首•明月皎夜光》:

明月皎夜光,促织鸣东壁。
玉衡指孟东,众星何历历!
白露沾野草,时节忽复易。
秋蝉鸣树间,玄鸟逝安适?
昔我同门友,高举振六翮。
不念携手好,弃我如遗迹。
南箕北有斗,牵手不负轭。
良无磐石固,虚名复何益!

前八句写景,后八句叙事抒情。借景物以抒写人情今昔的变化,其间景物均带有节序推移的特征。

汉代山水景物的描写,超越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,主要在赋体的景物铺叙,一反比兴的手法,景物借铺叙而刻画得更加细致,且一变抽象的景物写意,而成个别的精细的形象刻画。

如枚乘的《七发》,铺排变化,状物细腻而富有特征性。以下是关于江涛描写的两段文字:

怳兮忽兮,兮栗兮,混汩汩兮;忽兮慌兮,俶兮傥兮,浩瀇瀁兮。慌旷旷兮,乘意乎南山遥望乎东海。虹洞兮苍天,极虑乎涯涘。流揽无穷(太阳)。汩乘流而下降兮,或不知其所止。或纷纭其流折兮,忽缪往而不来.....

这段文字描绘江涛之浩荡,水势之声大,浪涛之突起,水域之广阔,江水之曲折奔流,令人惊心动魄,而非纯用铺叙描写的手法。

又如:

疾雷闻百里。江水逆流,海水上潮;山出纳云,日夜不止。衍溢漂疾,波涌而涛起。其始起夜,洪淋淋焉,若白鹭之下翔;其少进也,浩浩溢溢,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。其波涌而云乱,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;其旁作而奔起也,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.....

此段描写江涛之气象。江涛之初起,细浪如白鹭纷降;接着巨浪滔天,如狂奔中之车马;继之浪涛汹涌澎湃,有如军队之奔跑行进。

汉赋对于山水景物的精细铺叙描述,是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所开创的抒情文学向叙事文学的客观描写的过渡形态。山水诗的特点,正在于它对山水的客观描绘,将自然景物作为直接的审美对象,而不仅仅言情写心表现手段及"附庸"。但是,汉赋就其整体而言,只是将山水景物纳入一种"讽谏"或"赞颂"的框架。它开启了山水诗以铺叙描写为主的表现手法,但并不能归属于山水文学。

尽管如此,汉赋对山水景物的极貌图写,完成了山水诗产生的孕育阶段。